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三

康熙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校訂
　　　　　　　武陟王　軫

初一日　　九世孫　十世孫　金楨　金鏞　十一世孫　紹祥　紹堯　紹翔

晨起扶掖拜天地祖先

元孫五歲隨其祖父兼山堂行禮

元夕同蓮陸熙侯話夜　箱鬢今朝九十年欣同二

仲對燈前并州廿載忘爲客應有他人作話傳

初二日

爲李霖九題醉雪齋　霖九親翁年未懸車耽情高

臥一廬傍渤海間讀書課子之暇輒浮白對客雪舜佛香頗助老懷爰題醉雪因爲齋額

初五日

爲尚威如題發奮齋　人不能自立總坐於悠忽少者壯壯者老歲月易逝出頭無時此夫子之所爲發憤也不憤而何以藥不發而何以憤我輩今日撫時自問反身自考如諸孤相聚弟兄師友有一段不容不憤之意即欲悠忽而不可得威如與其諸求讀書之室余因額以發奮

答李令[illegible]書　稿入集

十二日

答李梅村書　稿入集

答崔玉階書　稿入集

十三日

問楊鄰說陽明是禪從何處見得是禪曰陽明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無善無惡是告子之言告子是禪宗也孟子道性善告子云無善無惡陽明犯衆忌全在此句佛經千萬言總不出無善無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是說心非說性性與心自不容混而爲一

問無善無惡是未發之中否曰無善無惡無聲之可
言并無善之可言乃至善也正是未發之中

問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果是太極之體乎既發以後
果是太極之用乎還是太極果在於人之一心而無
事傍求乎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必慎其獨以致
中和便是做此事的工夫非有個別樣要以此質
之梅村先生何如

十五日

或問朱陸異同學者至今紛紛未定原是如何曰德
性問學原非二事無有漸次不落階級若忽然

剸取之一半而執一半品題象山是與學成畸重而罔與殆將兩失之說者謂紫陽大儒當不失言或者感於象山攻砭之詞太激聊作尊聞行知之說姑訓詁使可幾及語雖涉於回文想亦不謬於紫陽紫陽大儒聞道在晚年朱子不自諱後人何必代爲之諱

十六則

紫陽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如讀學

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想外無妄動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若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莫把做一件事看要之只消一操字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到純熟時操亦無用矣

十七日

程子云纔言性便已不是性此言從無聲無臭發源來非但氣習無著處並戒慎恐懼都用不著是真

見未生前面目的人中庸開口說天命之謂性終

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須知子思從一切安排

不得處沒奈何下箇天命字從一切不假造作處

沒奈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沒

奈何下箇中字獨字正與無聲無臭之詩遥相唱

和

周濂溪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箇希字是必要實

到天上此心方可休歇此從五十有五可欲之謂

善兩章搭來志學到知天命之後耳順從心善信

到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行住坐卧日用飲食此

天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須以天爲知己纔無延不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未發時有什麽氣象可看竟有人焉向此處一眼覷定不但喜怒哀樂失所從來即戒懼慎獨無從下手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敬以存之而已是理學絕頂一步

十八日

學者有謂陸象山王陽明禪也非理學正宗也余曰孔孟之學以修齊平治爲實用判門之攻端涉之功禪也乎哉又有謂人不識心宋儒見心者僅一象山數百年後僅一文成調高和寡不足深怪了

日來之周程明之文清俱不識心乎一言以爲知

一言以爲不知不可不慎也學者虛公之難如此

老安少懷友信夫子豈能做的盡此夫子胸中一幅

熙皞圖拈出供大家欣賞耳

學者莫先於治心心只是一箇心人心危而道心微

治心使危者安而微者著非是將道心來換去人

心只常常喚醒使常存而不放養得此心虛明專

靜道理便從裏面流出所謂深造而自得者也然

自得處如何言治心

十九日

題王子存卷 稿入集

二十日

示瀾孫二則 爾父來夏峯眷戀老父不忍言歸故園祠墓惟爾是寄予弟成立惟爾是賴宗族鄉黨之和睦親戚朋友之酬應皆爾身任之規模宜寬大處事宜平和凡事有不得者皆求諸巳先儒有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宜以此自責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忠臣宜以此自責甯人負我毋我負人交友宜以此自責即此推之聖賢原無求人之理故夫子於子臣弟友而曰我無能一焉蓋原

是能不識的一見爲已能則其病欲多矣堯舜猶病到底只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只是未見開之未能信到底只是未能信道理無盡頭處故學亦無歇手處耳只有一自滿之心便全盤放下矣

學人第一要耐得窮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如窮不能耐安望其不淫於富貴不屈於威武哉孔之蔬水曲肱浮雲富貴顏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得力只在一窮字江村先生嘗云窮字是抬舉人故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而非道之貧賤則不去非樂貧也非樂道也亦樂貧也亦樂道也蓋貧即是道

耳此味知者甚少老夫生平守淡陽補子孫不如我要錢做甚麼子孫强如我要錢做甚麼願我後人勿忘此訓

二十一日

劉心周問動心忍性工夫　曰公意既經憂患之後便是康莊之途無復拂亂之事非然也富貴人亦有憂患得意時亦有拂亂但無志人受磨折便倒有志人受磨折便奮舜說諸人皆能自樹方能承天故陽明龍場萬死一生員知纔得出頭其所經

動忍者深矣動忍者戒愼恐懼之功存心養性之

事也必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常極而活潑也不動則心死矣常動乃能使之常靜性寂而能止故貴忍忍者變化而藏密也不忍則性叉死矣常忍乃能使之常伸動忍之時義大矣哉躬自厚三自反乃孔孟家法唯高明有以教之

二十二日

題雪亭詩集序　稿入歲寒集

二十四日

寄銘甫弟　嘉靖辛酉至萬歷庚子四十年耳祖不及見孫庚子至今康熙壬子七十三年矣孫得及

見祖獨不得日侍祠墓宗族親友聚處而處則父

魂夢不安也賢弟賢姪幸皆成立當偕率宗衆謹

守祠墓是千里外九十老人所望於弟者

二十六日

題宋翼甫母節紀畧後　稿入集

二十八日

答周訏百書　稿入集

寄杜君巽書　稿入集

二十九日

客問先生生平何所嗜好余拈放翁詩少聞佳士輒

心賞老見異書猶眼明此外無所嗜也

二月

初一日

賀容字此度四川人移居揚州其父官太守讀余歲寒集而有合也遺言令其子來問學

初二日

送王蓼航赴闕　綵舞萊庭樂遂初詩賡愛日譜居諸百年母子歎烏烏千載君臣奏水魚燕嶺雲霞環去轍蘆溝風月上離裾長安知己如相訊一枕沈眠數卷書

初三日

登封耿逸菴介湯孔伯書來問學逸菴名介以太史出爲叅副自大名道丁艱歸遂不出其清操惠政士民思之孔伯素稱其好學

初四日

此度將告歸贈以二十八字有引費子此度蜀人也移居維揚素不聞問一日於都門讀余歲寒集攜歸其尊人鮮民公閱之而若有合也遺言命之問學余愧無以益此度而感鮮民公有知己之言於其歸也爲贈此以代蘋藻之薦

若翁遺命令從遊地北天南喜應求聞所聞今見所見攜將何物慰冥幽

初六日

耿逸菴臨路案手書　與君一河之隔家居十載邂從孔伯識其爲學人也遂承枉顧虛懷下詢數日來或口語相印或手疏相質具見近裏著已知行並進之功而君猶兢兢於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之或有差失此足以見君好學之切矣僕嘗聞鹿伯順言學說心在事上見人有實蹟便學有實用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著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公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整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地而氣質自能變化矣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君

與孔伯爲友洛學之與有厚望焉

題江村手牘後　逸菴論學服膺江村欲得其手蹟朝夕祖對如見其人焉因簡篋中有少年手錄唐詩一紙付之筆墨有靈精神相合逸菴當不徒以字觀之

初七日

寄白東谷司寇書　稿入集

寄都平倚陽城令書　稿入集

初八日

書李巽軒卷　余平生五值患難賴祖父之靈皆有

良友護持幸不罹於禍壬午癸未在五峯甲申在凌雲柵實借異幹父子之力天山三篇卷已詳其事每誦錢牧齋地老天荒事總非尙留陣血濆戎衣秋風三篇如鴟叫關向西郊射兎歸異幹之父輩午君已賫恨而沒英雄壯志付之寒烟冷草所望光大而發舒之者全在後人大易所以重幹蠱也異幹之兄若弟勉之哉老夫竊附贈人以言亦區區一念報德之意閻子之交著有卧雲集惜已不存異幹他日當搜輯而繼此志

初九日

錄李忠節死事一則名昌期永年人 入取節錄續集

初十日

答費此度問學 稿入集

十一日

費孝貞先生實錄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孝子門

十二日

此度述其母語及茅止生津津乎有意於其詩與文余曰止生不獨以詩文見長甲申前二十年已知大物之有所屬矣言之鑿鑿然闖逆勢初張止生作黃巢考余曰子考黃巢何爲止生曰非考黃巢

也考李自成也後自成遂成了一箇黃巢上生每有先見嘗謂余曰劉元德臥陳元龍於百尺樓上我亦有百尺樓上當臥范少伯張子房李鄴侯耳此甚志之所存也

憶昔孫文正嘗云談學之人口裏儘說的法只怕身子不乾淨或曰乾淨亦不難文正云卻非容易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亦只是一箇乾淨偶憶此語因拈一絶以告同人　斯文未喪道不亡全賴尼山作主張討得此身乾且淨濯之江漢暴秋陽

十三日

朱子曰我之集註不過解字至於正義具在經文又曰註以通經經苟通矣何用註經以明理理苟得矣何用經又曰集註已是甚不得已若更於註上認箇光景有甚了期又曰人能熟讀經文久之自有細字註疏從經文身迸出觀此語與象山原未有不同後之人乎白以多識一二字抹殺朱子一生得力尙自詡承晦庵一燈也自誣誣人並誣紫陽矣

十四日

蔣中完舌存圭約諸書能暢陽明象山所未暢而程

來自實處久爲種種拈題化異同融道器非獨上
智一流與俱空明即章句小師同歸了徹人極服
其抉三教聖人之蘊余獨惜其雜以二氏未得爲
醇儒耳請以質之天下後世

十四日

寄湯孔伯書　稿入集

十六日

學者有戒慎恐懼之小心而後有浴沂風舞之活趣
有浴沂風舞之歡腸而後得戒慎恐懼之受享話
無兩歧機可互用有謂從浴沂風舞中覓戒懼則

可從戎幄中覓浴沂風舞則不可不知其何說也

侯正有道

老夫九十矣往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溟管新餉便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溟發金花便慷慨認罪聊無引避談久要不忘溟一言許從孫闕剖入關便辭吏部司官而赴危疆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語者也邇來談學者說理極精密而躬上愈疏漏即自命為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掉臂橫行者吾未敢輕信也

中牟師門畢氏姑媳兩節婦　入取節録續集

十七日

千百年來孔孟並稱則孔孟之爲大聖大賢三尺童子無敢議也千百年以前孔子不與墨子並稱乎孟子不與荀子並稱乎則墨與荀之非不賢可知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所推一人一口之所定乎後之議者謂墨子無父荀子性惡遂不得與大聖大賢爲列三尺童子亦無敢議也夫墨子豈真無父哉其著書有兼愛一篇孟子謂其流弊勢必至於無父荀子性惡有激之言猶之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也荀子趙郡人同人議入北

學編因考其始末名況字卿周末楚蘭陵令作荀
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蘭陵伯明
嘉靖九年以言性惡罷祀邈蜀人費密考更詳

十八日

甚矣哉言之不可不慎也墨子賢大夫以一言流弊
遂至無父荀子大儒以有激一言遂成性惡今之
釋氏其微遠甚於墨而尊崇之者至謂雪山與尼
山並高有辟而闢之者則笑其腐且陋也彼固自
以為妙萬物而為言然吾實有戒心焉憶少年與
賈太公卿估謁一前輩前輩教之曰楞嚴經不可

不孰讀余應之曰平常喜讀佛骨表前哲默然賈
次公二十年後猶舉此言以告同人稱爲直諒之
友
偶閱一聯云名教儞身心師生官吏到眼俱成經史
則無事非學理學爲日用兵刑錢穀入手皆是文
章則觸處見道此段學術須是陸文安王文成耳
復戴道默書　稿入集
寄戴荆碧書　稿入集
十九日
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今之釋氏視楊墨殆有甚焉有闢之者遂笑其腐也陋也蓋由講究異端一字未確遂槩閃禪宗一路謂自古無理學外之禪學也信斯言也則當日孟子之好辯眞是多事億孫文正與同官王勿生遊西山一老僧素與縉紳談禪謂今日晴暮正好請教勿生譏楞嚴一章老僧講天命之謂性一章文正獨無語老僧與勿生講問文正曰偶有一怪事兩人亟問有何怪事文正曰天晴日暮之下忽然秀才變成和尚和尚變成秀才豈非怪事兩人大笑曰命之矣老夫嘗發一語云以

秀才還秀才不必强入雪山之室以和尚還和尚
不必拉進尼山之門兩不相侵法各爲用正夫子
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耳

題費此度中傳論　稿入集

二十日

蔡仲公祖特過夏峯信宿專爲講習非泛泛也僕雖
衰病不敢忘麗澤之益錄三則以識此番良晤　稿
別存

二十四日

復陳子石趙來吉書　稿入集

復李松友書　稿入集

聞劉霞之訃愾然感而傷之　之子從遊十二年謹
躬恕物衆推先一編未了斯人死老淚潸潸欲問
天　公車將脂衛河濵字介庵齋擬問津詎意書
傳君巳殁空餘梁月炤征輪

泣孫家報至備述蔚州公相見相勉之言口占志感

家報傳來字字真未曾謀面倍相親天涯此日
存知巳叔季何嘗無古人

二十五日

簡森仲　昨勞枉顧旻峯之雲山草木倍有豪氣九

十病叟不覺神欲王而形欲起也别後錄面論三則請教極知無當但從不敢作欺心語老公祖白鑒此痴腸耳良友難逢良晤不易一番相晤不敢輕易錯過知有同心也

二十六日

學問到致知時已是近裏者已但不可憑空臆度須在物上討箇諦當故不曰先而曰在格者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義也物字即物有本末之物所包甚廣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中條件故十傳不傳格物亦以誠正修齊治平已舉格物之

大凡耳能毋自欺則致知於誠意能不至於有所而辟則致知於身心能有諸已無諸已則致知於家能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致知於國與天下隨處省察隨處涵養所謂藉盤錯以別利器耳主靜者言不以心爲物役也非閉門枯坐一切不去料理須將此戒懼之心刻刻提起人能刻刻提起此心便可酬酢一切不爲物役靜孰靜於此哉

二十七日

耳目口鼻手足魄也聰明茹吐持行則魂也魂魄相附則人物之形色成而可以指名矣世人疑鬼神

在身外往往窮之於幽夫子著落在人身上活則
神死則鬼故曰情狀與死生互文見義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體也曰乾乾夕惕若正是
與他一個安泊處

二十八日

李梅村問孩提知愛知敬固本不學不慮之良知求
而慕少艾慕妻子是良知乎非良知乎與性善有
無相得否曰知愛知敬與慕少艾慕妻子俱是不
學不慮之良正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善
也擴而充之其不善也遏而絕之皆復性之功有

何妨於性耆

又問日間志氣清明猶能照管此心到夜間雜夢擾擾必是此心不淨何以能通乎晝夜何以能寤寐恒一乎曰陽明有言晝之所必不爲者夜必無是夢夢之不清畢竟是心竟不淨然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境豈易淨哉中庸之戒懼孟子之求淨心之功做一生一生做不盡

嘗聞之先正云德恒過於福者身安福恒過於德者身危常處不足以爲可加之地一有餘則立見其損矣此盈虛消息之理天道人事之不必爽者省

得此理省卻許多妄想

人有傳公勇凶信者驚而且疑口占二絕　築室山城臥謝安國門易出里門難留琴堂挈卑塵久慾讒驚傳肉已寒　海內故人零落盡何堪吾友又云亡訛傳倘作笑君夢病叟焚香祝彼蒼

二十九日

學者最怕不虛心心不虛則自有勝氣有執見學術不明風俗不厚皆此勝氣執見爲之祟也凡人看一書有短處有長處長者我取以爲法短者我用以爲戒則長短皆我師也凡聞人之言或譽我或

毀我舉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則毀舉皆師資也三人行必有我師古人能自得師其謂斯乎

三十日

客問心性之說余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箇性字是天用事渾然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也一落於人則氣質用事故有人心有道心孔子所以云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正望人以操存此心使不迷於天命之性無索人

如求鷄犬之放而不知求此心之放孟子之哀哉
哀人之失其本心也本心即所謂性也復性須識
本心故云盡心知性以如天陽明無善無惡心之
體語雖涉於告子義不謬於孔子此老夫自少時
所聞於師友之言如此請質高明

三月

初一日

大哉心乎南北海千古上下無一物一事一時不通
徹貫注於此心之中此心真是與天地相似易所
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無端而搖落樹蘇自

隘其乾坤非面墻則坐井耳總因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欲認本心須撤私欲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盡心者克己也知性而歸仁矣

初四日

復許與三書 稿入集

初六日

視聖人太難謂必不可為者是無志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則聖人豈絕德哉視聖人太易謂必可為者是氣浮文王望道未見堯舜其猶病諸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又曰是吾憂也何有於我哉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是豈可輕易承當願我同人勵必爲之志而默冒認之浮氣庶心而貫體之疲其有濟

初七日

康熙癸丑策問以陽明爲禪詮孫與郭駿臣耿亦要爭對衆直謂陽明非禪禪棄人倫遺事物陽明忠孝節義功業文章世廟稱爲有用道學其教旨無

善無惡心之體語雖涉於告子告子論性陽明論心心性豈容混而為一其非禪也明矣孟子之闢楊墨闢無父也闢無君也使陽明而為禪則闢之久何可闢上祭不敗未必因此諸子尊聞行知不遜乎心可與言學矣

初八日

兼山堂語諸同人　余自十八歲赴公車便以親師取友為事所志在登制科以娛二親兩戰春闈二親相繼見背痛未伸一日之養遂於仕進灰[illegible]守不見諸侯之義官府即有餽而欲周之者亦遜謝

不敢承遂不爲鄉黨所棄入公車十二次每頌陽明
先生入以下第爲恥我以下第動心爲恥以自慰
萬曆巳巳以後兵事漸興地方不靖時與親友避
地五峯山中嗣是五經患難賴天地祖考之靈幸
不罹於禍留此餘生日思所以報答天地之德祖
考之恩唯有勸人爲善一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
即素不相聞之人有過訪而見問者無不披瀝相
告自矢勿欺受我者誦交不可濫心感而誌之然
有人來過而問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陽抑
陰化小人爲君子民吾同胞物吾與此九十歲老

人之發心也

初九日

宋與賜過訪兼山堂相聞於二十年之前相晤於二十年之後口占以贈　朝來爽氣映山村不速相過客到門坐對無言眞莫逆開尊藉子率鉉孫

爲劉公子與崔河道書　稿另存

初十日

駁臣北歸以得晤魏蔚州爲快事駁臣西歸以得晤白陽城爲快事二老當世所稱眞實學人君家兄弟亦可謂有緣矣爲賦此　上策不收未可憂尉

州一識勝封侯陽城未忍輕言別春風十日足千秋　只今宇內稱雙璧何幸君家入眼收我老難期相會日好從口角想風流

十一日

魏蓮陸自大梁歸述烈女王氏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十二日

祥平孟我疆傳畧一則　入歲寒二集雜著門

十三日

寄耿保汝書　稿入集

十四日

邇來學者賢知之士多闖入釋氏程范公所謂入人因其高明者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釋氏只棄人倫便有老大罪過縱有他長又何足問邪不能惑人人自別於邪耳孔門若回之愚參之魯敢望賜之穎悟然卒得其傳只是他朴實頭做去不踏一毫才智回之請事斯語參之日省吾身便是欲仁仁至知行合一功夫

十五日

馮少墟謂聖人易做是論心之本體人皆可爲堯舜

箇箇心裏有仲尼也若論功夫一生做聖人一生
做不到聖人夫子且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君子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而況他人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善學聖人者也而閒
不能闇寡若無若虛絕無自賢自聖之心曾子之
忠恕日省弘毅任重子思之戒懼愼獨致中和而
位育孟子之勿忘勿助以集義而慊心直養而塞
天地皆是善學孔子即濂洛關閩以至河東姚江
莫不各有學聖實際功夫萬不可以虛憍自負冒
昧承當也泰州發曾道統居之不疑固是天生聖

人一流然未免少中和之氣若非姚江治傳之手安能造聖人之門而登孔聖之堂哉

十六日

窮達一致窮而務有爲之畧達則守不移之操舊物一體之懷隨分自盡豈問窮達夫子之疏水曲肱堯舜之時雍風動無二致也禹稷同顏回人信得及顏回同禹稷未免疑焉賢於堯舜生民未有真是乾坤萬里眼自春秋時一眼只看到今日那一件好事那一個好人離得孔聖人而能别開一生面乎

十七日

語同人　聖賢垂訓苦心千言萬語總是打動人良心教人自已立志而人多悠忽與習俗相安學者先要看破習俗於習俗所難割處割得斷得免爲鄉人方可望其適道只此便是學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定從此處做起

十八日

談實修者諱言頓悟談頓悟者諱言實修故有謂紫陽之後實病不可不瀉陽明之後虛病不可不補此傳紫陽陽明者之病非二子之病也非修不能

悟不悟何謂修易曰大畜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是日新基於篤實也明甚修由悟悟後修自是分不開的

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天德矣故其道從闇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慎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大矣哉

十九日

人生如逆旅宿幾何時不要自暴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參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

時放手放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真同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予曰朝聞夕可語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學子好學有進然止使稍為悠忽三十三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厲隔遠不及聽者遞相教語即如對老夫面語也

問學自警立當從何處立起曰只是要虛心能虛心則能實從三人行必有師從善改不善則善不爭皆師資也古人凡有所言皆為我設不論横說豎

說皆足取益自然言言警動而氣質日因以變化大聖大賢今已後人若無若虛只是一箇虛心自賢予知驅而納諸陷井而莫之辟只是一箇不虛心

二十二日

學須變化氣質不到變化氣質終非深造自得之君子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夫子論成人曰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夫智廉各具一箇以禮樂文之則無智廉之名而渾一中和之德所謂充實而光輝大而化之境地也

踐形盡性之聖人全體靈通光昭百世後之學者有一分得力則有一分變化陸象山一接傅士暾深訶面目殊常孟我疆從衆見耿楚倜楚倜獨指我疆謂曰君何氣象之超詣乎此皆學之明效大驗也謂氣質終不可變者困而不學者也

二十三日

邇來諸公見顧者以老夫馬齒頗長謙沖自下有古人好善忘勢之風然以非躬承之實切惶愧尤西川云吾人學問人皆我師非我爲人師也故常自見已過此實理非自謙也

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聖賢教人皆是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俱不可以典要求之一有執著便成窒礙試看孔聖人與及門諸子語自見

砥節修行之人未免有以嚴服人之病嚴則夏日令人畏寬則冬日令人愛果令人愛郭林宗之折角王逸少之蕭散謝康樂之遊屐人皆慕而效之況乎係綱常關名教誰不景從如其不愛雖強之必不服矣

質直而好義色取而行違夫子所以判聞達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孟子所以判餒慊也當爲項

狂狷不為僞中行又曰嘗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是諸儒直接孔門命脈處所以痛除五霸之假而深惡鄉愿之似語雖不同歸於共明此道朱陸王好相商姚江謂諸公在此講學恐終成義襲而取學問須從吾心慊處安身孔顏之樂共在斯乎

重刻孫[illegible]浦先生語錄序　稿入集

二十四日

尤西川云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不在陰陽五行上立腳此從孔顏好學中看出未可為他人言也北

子終老道逐顏子貧天而萬世賴其教澤大而經緯天地小而變化氣質真是不從陰陽五行上立脚

一本散為萬殊萬殊原於一本見為一則萬即一也見為萬則一仍萬也集義是只見其一正行旁行總求其心之所安故逸而休義襲則見其萬顧此失彼惟恐其摸之不肖故勞而拙

問集義從何處集起曰從日用間接人應物上集起老安少懷友信孔子之集義也親親仁民愛物孟子之集義也孔孟一生集不滿此願然志仁無惡

欲心仁至則當下無不可了此願集義者從吾心之安焉處集則無不自慊從古人之跡衆上集則終成自欺矣

二十五日

孟子願學孔子然卻非亦步亦趨點點畫畫摸擬孔子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觀與上大夫言則闇闇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見陽貨見王驩其規模自別各成其是而已若律而同之便成義襲

二十六日

耿亦藝有雲南之行余謂之曰大凡與人相處須我

能包裹的人方能陶鑄的人不獨成己所以成物
若一味令人容我寬直不能成人并不能成己矣
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君子成人之美
此是孔孟學問與人相與毫無益於人則其人可
知矣

二十七日

學聖人只論工夫本體是天生成的一副完全家當
萬物皆備無容言也情遷物蔽之後本體喪失工
夫所以復本體也反身强恕是復本體的工夫終
身反身終身覺不誠終身强恕終身覺不恕尺一

分工夫復一分本體故曰工夫即本體也

贈裘泰徵舉孫序　稿入集

二十九日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勝裝飾自不容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爲天之木鐸此固封人之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黃叔度令人鄙吝盡消晉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皆氣象有大過人者殺不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者乃躬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前耿子亮譜　稿入集

四月

初一日

或疑容德與直道不容並行二者何居焉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聖人之道與天無爲有不能並行者哉只論當下應容而容則直道在其中矣應直而直則容德在其中矣如天行春令當下只有一溫而四時之氣固無一不在也子謂容直而有妨猶之乎知人愛人之未達也微箕比王不同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清任和不同道矣孟子曰其趨一也總之各得天地四時之氣各行

其當下之一念而已君子亦仁而已矣孟子之所以願學孔子也

初二日

示猶子暨諸兒　吾家以外小興州城郭人余樂靖難借力戎廷而酬贊焉奉召內徙受廛於容之賈家莊越七世曾祖始遷北城以上世爲農曾祖教余[illegible]敬所公讀書登嘉靖辛酉鄉試從此世爲儒甲申以後畿南地多爲從龍諸貴人采地故攜例等移居蘇門之夏峯小興州固關闕以來之小興州也今成一片黃沙白草杳不可問畿南萬甚不

垂為興州祖父墳墓關心燕豫比鄰當歲修展視
宇宙元一家人況祖宗與兒孫精氣皆不相隔也
并州是故鄉古人之情固各有在於此可想見我
輩今日之情

初四日

猶子度雅懸弧之日吾家五世俱集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道博派禹鼎盧侍御作不速之客侍御與兒
輩訂世好藹氣逼人叢生皆快尤賦芳辰何歲逢
來老懷暢然爲句以紀之　作客蘇門廿四年也
不來釋不談元躬耕百畝臨多口擁膝懸弧借大

賢。

初五日

與及門二三子暨諸兒曰老夫年九十矣回想從前

五經危險不留於痛亦天幸也哉在魏之華有乙

丙記事丙子危城有守容亂界戊寅海界有天山

三衕卷暨摘盟餘話甲申渡海有海華午傳甲

辰表忠書未有刻册故傳者不一目前不一後册

益識矣濟寬之速也衙役以刻語 本官本官

以刻書速而著書之人將沒遺界故投呈本縣自

請入京認書之真假等當書 司馬司寇家守諸大

列多方爲齊甯開旋故齊甯得以無事復任濟甯無事而老夫挺陰受其福時巳抵柏鄉矣聞此信故旋車不意劉督以前自請入部必欲其部中回闕因復入都抵涿鹿遣陸求解於冢宰郝彝求解於司寇二子纂廷之哭自不及矣望兒不往國之獄皇獄皇商之司寇司寇遣字劉督劉督令吳道分附本縣遞差人請老夫歸蘇門此表忠書之始末也爾輩識之事起於濟甯而事問、、濟甯後面之嶽彪見亦老夫之自取也斷此爲蘇司寇之力蓮臣兒錄日內以送　壬戌冬初至今年夏季歸遂

君千里伴魚躍與鳶飛　九十增城別有期若十

年我今與子約來歲臘之前

初六日

題沈君湯銘像贊　見君之貌知君之心胸懷有託

物欲不侵有時長嘯有時孤吟公之往允我有賞

昔結茅百泉共臥雲林

十二日

寄蓮陸　日來强步至雪亭不見亭中主人豈心又

未免介介然也乃知姚江念謙之殆如是因細讀

北學編乎編詳讀竟卻遺一萬不可遺之人容閒

初五繹進士講學林尖山與揚李毛集稱甚南五次夫從來配饗郡脩邑乘中載之甚詳甚人不可當吾世而失也揚兒賢道或輯此編此揚兒之疏意欲補入餘不盡言

望雅西歸安邑諸生周世澤等二十八人以書稱贊

答新鄭令李棟菴問學書　稿入集

十四日

答楊郢州書　稿入集

答王蓼航書　稿入集

十八日

方正一則康惠民字念物關中人　入政簡錄續集

十九日

山西交城令錢塘趙吉士修縣誌刻余祝常二河文又自爲祭文一通畧云公其亡矣自古聖賢皆有死在公亦又何悲而吉士不禁泣然淚之無從也公實非今之人而吉士亦豈以世俗之哀哀公乎嗚呼爾去邑而使其民悲思之如父母者非公乎甫下車而造孫徵君之廬者誰乎椒山先生之殿宮其再新乎擊忠蘇烈祖以豆乎旌孝而不惜屈司馬之膝以拜其部民今之人而有如公者乎乃

以相去三千餘里之人素未得見其面頓共語忽然得吏於其鄉而問業焉歎謂公遂亡也將遂冥冥泉下而淒涼於荒崖蔓草中耶將存爲名臣殁爲明神昭其精靈以司吾下土也此文當合二河不朽因錄其槩以並存其人

二十一日

興化李季子名益執贄 季子號彌園中丙戌福建鄉試發解長傳甲戌進士南渡後官至秘書御史兵入閩公御寇死瑞官保戶部尚書係文定公之孫

與彌園曰余熟而讀章句知有紫陽而已弱冠後余友鹿江村謝子靜集而較之復得桃江傳習錄坐

臥其下嘗至京食暨周朱陸異同紛紛聚訟姚江
致靜論於紫陽又成聚訟至今未有定論靜言思
之道一而已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陸以尊德性入朱以道問學入德性與問學豈
容分爲二哉爾圖既有志於學過蘇門而執贄於
野叟余聞之先正云學有腳色造物之功讀有字
書要識無字理不識無字理逐處成碍矣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人猶信之禹稷顏回同道其誰信
得及殷有三仁非孔子一語判定其聚訟又不知
當何如矣元儒許止蘇門甚多人知許平仲與學

之功而不知趙江漢傳學之力與學傳學雖有獨善兼善之分亦總是一件事也我輩今日各就當人之身分各成當人之品格要歸踐其身而已矣

二十三日

詮孫下第歸口占志勉　額聯須知龍是鯉毛存細辨虎非羊男兒器識宜宏遠莫依尋常筆墨行

二十四日

天游偶和詩詠八居也八居者山居巖居樓居茅居野居船居水居村居各極其致余謂總之榮榮樂是幽居之意因爲一絕　八居今古高人致藉籍

一言以蔽之樂是幽居安汝止千餘

二十六日

贈耿隱之　天啓乙丙璫禍張瑋荼一代之忠良君家揖客趨氣揚天子親詢姓字香拈客沒去感秋霜浩氣孤忠天道長平生莫逆鹿泰常儼陪同心披肝膽昔年書髮過京昌嗣君見之心傍從今日君來臥我牀隔世故人儼在望尔對憶舊歡無量急呼從者解行裝

二十八日

錄李長倩死事一則　大取節錄續集

二十九日

懷友詩有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耄廢尤賴友朋之助我秋夜不寐因偶懷友詩一章以誌老境征者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　孔理有四友又復借六待顧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孔伯當仁不肯避明遠遜陸氏到手無棘事新安玉階勇向學識力何遒異論滄州道默謐征欲晚節扶其秘竟決善稍過力爲明學地亞老輕主鄉薦聲其旅食溼城有玉修谷問借筆記習仲乾知幾介祺稍高寄于新僥倖賜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賤貧守身明大義淵穆稍保

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遐之賢虛懷亦夔智騤臣有
氣魄熙儀無俗累子不稱孫業含項嚴指視天章
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乾真羨篤志友
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鬼盟荆園諸鄧州辨學宇
廉幹推遐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
治我年巳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
失墜

川諸錄存卷之三十三終